

天津新議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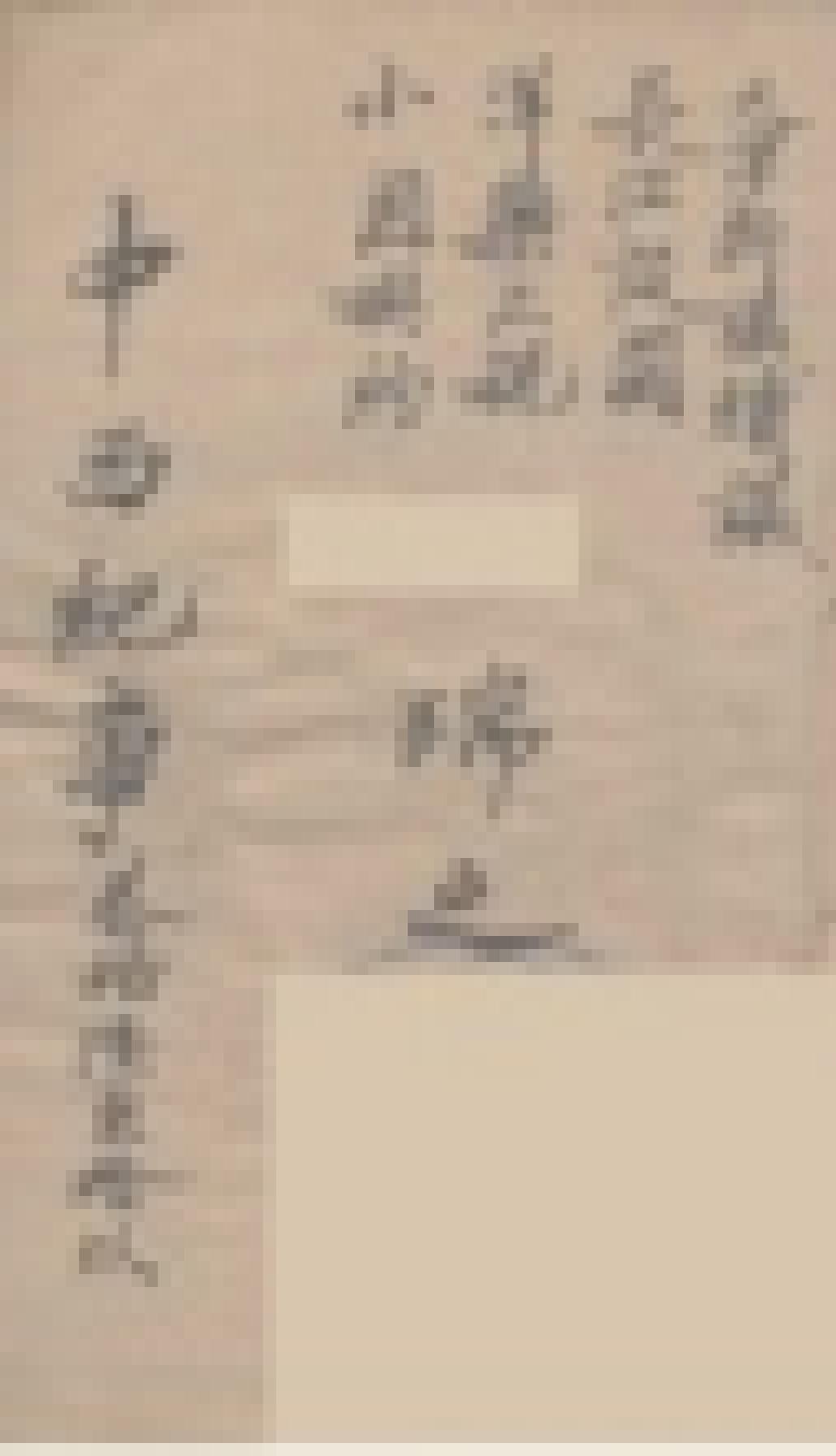
長江設關

洋藥上稅

小國換約

瑞之

中西紀事卷拾陸第拾玖



中西紀事卷之十六

江上蹇變

天津新議續議

咸豐八年大沽之役桂相等至津英人擅定通商新議五十六條奉

上諭稅則之款必須至滬商定續因滬議定後該夷換約不遵照會其事遂寢然予九年在浙見西人已將五十六條禁入通書中因撮其大畧記之迨十年京師換約英法要請將戊午原約及現定續約頒示各省督撫大吏按照辦理遂並滬中所定稅則刊刻通行閱其條款悉由夷人任意增減王大臣等畫押受成而已今次之如左

一約內有住居京師一款言英國官員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悉由該國自便等因查此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主貢表文內請援俄羅斯之例遣人寄住京師照管該國貿易之事奉

純廟諭旨告以天朝無此體制俄羅斯從前在京城設館因未設立恰克圖以前暫行給屋居住嗣因恰克圖既設即在彼處交易買賣不准居住京城已數十年該國現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又思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不得越境攙雜所請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等因洎貢使回國特將

敕諭二道頒付粵東疆臣備入檔案迨道光庚子辛丑間連犯浙粵據其月報謂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自琦相奏給香港不復垂涎濠鏡而寄住京師白門議中未之及也今大沽之役首以此事請約內雖無京師設行貿易之語而其屢請受廬若非有意通商卽是覬覦國事况

天朝舊制通商在粵亦不許在城內設立棧房及擅入省城故粵人有二十九年重定之約首禁洋商入城致有七年十二月之事今查約內第一款內載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寧所定和約仍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張既經并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約等語蓋因入城一款終慮

粵人持具前約而爭之也寄住禁城則各省之入城誰敢侮之可以知其用意

之深遠矣

查天津港中之議以換約不遵而罷故准駁亦无明文今閱其續約第二款內云前戊午年

大清欽差將英國駐華大臣嗣在何處居住一

節在港會商所定之議茲特申明作為罷論仍照原約第三款遵行等語即此

款是也然則寄住京師當日在港并未准行後來挾兵要請始照原約許之

一議沿海之區欲于舊約五口通商外增設牛庄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

欲於長江一帶自湖壯漢口鎮沿流至鎮江入海之路俟粵匪盪平後許其選

擇不踰三口為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按長江自吳沂蜀經歷江蘇安徽江

西湖廣等省皆漕運來往之通衢外洋船隻自二三百噸以下者均可在江行

駛該夷沿途停泊登岸偶有衅端便以火輪數艘橫截江面則運道為之梗塞

又或與糧船水手鬥毆滋事或船隻被其轟沈或重運遭其擄掠是國家正供

之入適足為齋糧藉寇之資現雖試行海運而上游四省之漕豈能越江而飛

渡哉越之強也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魏之入荆州也吳張昭謂

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自此議成而東南之患中于腹心矣

十年換約便請暫在漢口九江兩處先行

開商是其垂
涎已久也

一議江甯舊約所載各貨稅則之多寡以價值為率每價百兩征稅銀五兩近則各貨種式多有價漸減而稅較重者請重修改定並議以此後十一年修改等語該洋商志在牟利析及錐刀亦无足怪惟進口之貨自海口納稅後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內地所過關口應聽中國按價估稅與該夷無涉而自五口既開外洋商人有攜帶洋貨私入內地銷售者又有在內地買貨運至海口下載者經由各關口中國祇知照貨納稅不問中外商賈于是該夷有議免抽征之請謂不論關口之多少凡子口之稅以一次總納為準因定照海口稅例減半于首至之關口每百兩納稅銀二兩五錢給票為憑嗣後經由各口驗票放行不令重納又議外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以上者

噸與甕同外洋以一
千六百八十斤為一

每噸納鈔銀四錢自一百五十噸至以下者每噸納鈔銀一錢亦給票為憑

不復再納凡此紛紛之議無非該夷自占便宜兼為華商作傀儡蓋夷人貨物

之交受例不得越海口一步一自通商場行出入自便此後夷人入內地即藉
華商為導虎之俵華商至內地又藉夷人為腐鼠之嚇試問中國自征其商而
偷漏影射之弊端在在不免何況夷勢日橫奸商莠民推其波而助之濶者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自長江通商天下一家更從何處分別華夷當十年換
赴安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義甯州
等處采辦茶葉入半華商導之也

一約內言英國國民人有犯事者由英領事查辦中國人有欺虐英民者由中國
地方官查辦若有兩國交涉事件彼此會同審辦等語查錢債鬪毆之事中國
定制由州縣審辦若欺虐外國之人經地方官查知其曲在我自可先行查辦
倘衅端自彼起即已入華夷交涉事件彼時照會該領事會同審辦均無不可
乃約內載明正領事與中國道員平行副領事與中國知府平行因之一遇交
涉事件反越州縣而訴于道府遂藉道府以脅制州縣况各領事現住海口有
事輒排闥入監司衙門咆哮凌虐並方面官亦視之蔑如也憶臺灣二十二年

紅夷供詞言其小埠頭設立文官如中土知縣者曰未士洛云今見香港上海各處洋行招帖皆冠以未工二字意卽外國除授之官銜在中國則與牙戶無別乃得與

天朝之州縣平行其褻甚矣

一議中國民人有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之房屋內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到該領事卽行交出不得徇庇隱匿等語此已載入江甯條約中而自五口通商後屢以照會移取起衅甚至有毆殺中國民人抗不交出凶犯者蓋英夷收拾人心專以受降為得計予見西人月報言各國罪人有逃入英境者英皆容匿之而其本國緝捕罪人不得以兵船輕造英境是其與外洋各國來往之定例故中國雖有照會交取之約多成具文至其所定中西交易有欠債不償潛行逃避者彼此知會緝拏追繳一體辦理立法非不善而予聞上海交易成後應付華商銀兩洋商給以銀票票期率在對月多則五十日之限及屆期憑票

取銀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回遠將貨行閉歇者華商訴于領事領事實之不理此見于西人自撰之月報中且云洋行欠帳私逃不獨華商受其累卽各洋皆以為不便等語蓋彌人之詞也然華商悟其說詐屢欲變易其對月取銀之例卒不能行故咸豐初年滬口生意漸不如前至有茶商仍欲改道赴粵東者然則通商善後之約該夷陽奉陰違徒以此玩中國官民于股掌之上而已

一傳習天主教一條江寧約中已有之然尚無華人弛禁之明文不過言彼國教士之至中國者請免查辦而已自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在粵陳請在各港口設立天主教堂竝華民之入其教者概免查禁部議允行自後各省華民公行無忌今查英國條約內載明耶穌聖教天主教二項蓋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穌教于是禁行天主教見泰西而不悟耶穌之卽天主也法郎西所奉則仍是舊行之天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時英人借助法兵故約內然及之若法國之約則但云天主教而已惟西人務其教法驅除異己各小國有不從者脅之以兵

如五印度及回疆之役屬于英者今悉改行耶穌教甚至如東洋之日本暹羅向與西洋人天主教爲仇者近年英人日強皆藉通商之約傳教于其國而日本暹羅亦畏其強不敢詰今又欲以此強中國豈非欲用夷而變夏哉

一約內議用漢字英字一條查英夷兩次入貢表文皆由中國繙譯進呈據乾隆六十年粵督朱文正公奏稱有夷字正副表二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臣等公同開驗其漢字副表雖照中國書而文理舛錯難以句讀隨令通曉夷書之通事將夷字副表與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等語是該國雖有自書之漢字詰屈難以仍由中國人通習夷語者另行譯出並不責以漢文正本配送迨嘉慶中廣州知府楊健詳定英夷商稟許用漢字自後該夷人居中土多以中國言語繙譯彼國古書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註釋是時純廟勅諭二道由該國副使斯當東繙譯迨嘉慶二十一年之

敕諭則馬利遜繙譯蓋馬亦時爲副使詳攷英夷貢使皆以武臣爲正文臣副

之皆見西人紀載中同文之治漸染外邦故英彌二國皆建書院俾夷人習漢字者居之今約內欲請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以便他日文書往來不用配

送漢字是又欲以外邦之言語文字強中國傳習抑已汰矣自十年撫事定後總理衙門奏定章程內稱臣等前定章程內有請飭廣東上海批選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

之人來京差委挑選八旗子弟學習除俄羅斯章程由該館遵旨酌議外其

英法美教習及學習之人薪水獎勵應仿照俄羅斯館議定之例辦理又查俄

羅斯館天狹難以兼容現查鐵錢局改作衙署尚有爐房稍加修葺堪作館舍

免致在外滋事等因是王大臣等已議及之矣

一議中國照會公文不用夷字予見西人月報言夷者鄙夷之稱外國人多忌

用之不覺失笑夷為東方之國名又為四裔之總稱說文夷從大從弓大人持

弓也此于六書為會意氏羌蠻貊皆以獸名獨夷從人從大以魏為大名之例

推之不可謂非美號也說文言東夷有君子不死之國說文廣采異聞其言不死之國疑即指昆侖國

王事孔子言仁者壽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然則夷字之稱正以其國有君子

多壽考而錫以嘉名近日西人頗不乏彬彬爾雅之士胡弗之考也一滬中所

定稅則名曰通商善後條約英十款法彌同大都本天津新議所定貿易各款推廣言之其餘則臚列出口進口之貨酌定稅額銀數而已惟其第五款內稱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荳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一項現准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國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準華商運入內地外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議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舊制洋商進口之貨祇准在海口銷售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其出口之貨亦由華商運至海口與之交易不准洋商擅入內地自行采辦此自來各貨進口出口之通例今天津新議第九條准聽英國人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毋得攔阻又二十八條准聽英商貿易出入內地照海口稅減半祇完內地一口之稅以後驗票放行不令重納是二百餘年之舊例一

且掃而空之故桂相等在滬語以洋藥一款新定稅則本不與他稅等且貨輕價重易啟偷漏影射之端應請另款辦理于是該夷始有稅則第五款之議然自長江通商洋商占立馬頭深入內地豈能保其不夾帶鴉片又豈能保其不勾串華商相與影射必至陽奉陰違毫無顧忌他如銅錢米穀等項不准運往外國仍准其在內地各口往來貿易凡此所議不過掩耳盜鈴之計而已

十年換約

之後照此辦理而英人已在總理衙門呈明內地商稅過重具詳洋藥卷中是華商英商串通一氣之證

天津新議據其約內所記在咸豐八年之五月其稅則之定自滬中者則十月也此等條約直至十年換約之後始奉

頒行是時英法挾兵要請續增英款九條法款十條惟彌國之約仍係八年所定竝无續款然已預為異日張本矣俄人之約則又意在申定邊界載入續約中今更敘而論之如左

一英人續約首在索賂據其八年所定專條議償商虧二百萬軍費二百萬由

粵省設措清款後交出粵城等語今續約又索增軍費四百萬合前所許共八百萬議于十年十月在津先交五十萬又于粵中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其餘在各關所收稅內扣繳二成以三個月為一結仍以二百萬賠補粵中商虧其六百萬悉抵兵費一也八年天津新議第三條所載在京居住一節未奉允行今請仍照原約或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以自奉該國君主之諭旨為定二也八年所議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列今續約內請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均照各口章程一律辦理三也粵東有九龍司地方前經兩廣總督勞崇光給與該夷作為在粵總局由該國在粵之領事巴夏里立批租住在案今續約第六款請將地界歸英管轄撤銷前次租批此與琦相在粵奏給香港一島同為割地誅其心一為牟利起見一因巴夏里被執不甘作為中國酬罰之款四也換約之後僅許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共天津竝大沽礮臺暨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八百萬清款後始行退還即使早退亦必俟

彼國君主諭旨施行較之八年原約退出廣東省城者又增數處五也其餘重
複及貿易瑣屑者不錄夫氏犬羗羊獸而人者也狼子野心人而獸者也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東方朔之諫獵曰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厲車之
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今以輦轂之下夷狐猛獸並
域而居一旦有觸藩之變銜橛之虞則是遇軼材之獸而京師豈復有可存之
地哉非族之逼將有侵陵卧榻之旁防其睥睨何況兔窟潛營鳩居不返此誠
不可一朝居者也天津之約主自李國太續增之約則巴夏里所定以彼在粵
充當領事粵中之禍夫已氏實始終之迨八年新安之役粵人懸重賞購其首
逃回本國遂謀充額羅金參贊怡王入通議撫則彼單騎赴晏疆卧邸中坦然
無備迨其受擒則惡貫已盈依然脫網而出此與李國太之在天津被擒復釋
果何恃而不恐此則天下後世所不解者也商虧之款蓋六七年間粵人焚其
城外洋行索賠房屋貨物者無論商民平等犬免之逐蠻觸之爭不足為異即

以報復言之該夷連燒我兩次礮臺亦足取盈矣若夫洩我宮壞我室是殆天之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後降之罰不自愧悔又肆貪恠在彼瘼犬吠非其主曾不足怪而在京內外之王大臣等不聞興借一之師稍挫其方張之猷彼則如虎我則如鼠城下之盟宜一任其子取予求之不竭矣至於北塘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今六次償款遠及二年或因關口稽查致饒唇舌或因稅課虧短稍涉稽遲則隨地隨時皆可藉端起衅彼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豈非藉寇兵而齎盜糧哉雖然賂銀割地彼之所求者利而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春秋重夷夏之防通鑑嚴正閏之辨故楚雖王也而魯史貶之為子魏固帝也而武侯斥之為賊至於東晉以後五胡亂華冠履易位而北謂南為島夷南謂北為索虜未嘗以敵體相況也後晉之尊契丹以石敬瑭為其所立而其子猶不受惟南宋之後金元始大數傳而卒不振我

太祖龍興闔外值明之季世天與人歸蒙古首上尊號然尚不欲抗衡中國屢

次議和皆出自太宗之意茲請來往文移低明一格仍用前頒龍虎將軍之印是知天道虧盈而益謙我

朝之所以卒受天命者此也今日數萬里外不賓之荒服一旦馮陵中夏竟使燭火爭明十日竝出此豈但陰之疑陽紫之奪朱而已哉予見壬寅江甯之約英國尚低一格閱二十年遂成敵體其由來者漸矣其約內稱君主者乃外洋女主之書法也非貶詞也

一法國之約八年所定四十二條外又立專條言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殺該國傳教人馬神父請將該縣革職永不叙用載入約內其餘所定各口通商來往儀注及一切稅課事宜俱與英前所定五十六條大畧相同惟軍費賠款議定二百萬較英夷減半今以稱兵得志亦請續增十條附入天津新議後第四條改前定二百萬亦增至八百萬除在海關已收數外議定本年十月先在津郡交銀五十萬餘在所收稅內分五次扣除其八百萬內撥出一百萬作為法商

住粵被燒賠補之用其餘皆作為軍費等語又第七條內稱該國水陸二軍俟收銀五十萬卽退出天津仍屯駐大沽礮臺待中國將賠款全數交清始將該國占踞中國各地方全行退出境外又第八條內稱現駐天津之兵俟五十萬交清後退駐大沽礮臺惟統兵官仍請暫駐天津

西人以一部之長為斯丹一也其管理帳目及船主曰甲必丹是

彼言丹者卽中國里長約長之類

乃居然以大伯理璽天德與

大清皇帝平頭雖其八年所定係按照英法款式然九年大沽之役已停止英人換約彌人卑詞請款正宜與之說明仍照粵東舊約款式卽使該國主業已鈐印亦可令其回國更換遲至來年再行換約未為失信何以王大臣等不加究詰一律允准且就其約內所定各款效尤之漸實不可長如第五條言該國使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准到北京暫住但每年不得踰一次到京後迅速定議不得耽延應由海口或陸路不得駛駕兵船進天津海口中國派地方官照料若係小事不得輕請到京至上京必須先行照會禮部所帶跟隨人等不

得踰二十人之數云云詞意尚為恭順乃又於第六款內載明嗣後無論何時但中華

大皇帝願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以及在京師居住或久或暫應許該國來使一律照辦同沾此典等語核與第五條不准耽延及每年不得多占馬頭此則要求割地意在更張康熙雍正兩次會盟定界之前約也查八年天津原議第十二條陸路所定邊界照舊通商外議增海口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處又載明此後若有別國在沿海增設口岸者亦准該國一律照行一也舊制俄夷不入朝會之列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通商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今改議由該國總理事務大臣與中國軍機大臣或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由該國專遣使臣送到京師其行走或取道恰克圖或由就近海口悉聽其便二也兩國邊界有從前未經定明者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清理置

界載入約內繪圖立冊以照信守三也其他貿易瑣屑之條大畧與英法彌三
國同至十年續定之約則意在申定邊界以防異日爭端其第一條議明此後
兩國東界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
會處其北邊地屬俄國其南邊至烏蘇里河口地方悉屬中國又自烏蘇里河
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交界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界限其二河以
東之地屬俄國二河以西之地屬中國又自松阿察河之源中外交界處踰興
凱湖直至白稜河又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
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界其西皆屬中國界以上凡
遇中外交界之處繪為地圖以朱絲識別上寫該國繙譯地名立定界牌永無
更改至此等交界均係空曠地方遇有中國人住居漁獵者俄國不得占逐仍
准華民自行照管此所定黑龍江一帶之東界也第二條載明西疆交界此後
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見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

示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又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
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此所定西疆一帶之西界也第三總判云嗣後交界
遇有含混相疑之處卽以上二條所定之界作為解證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
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由兩國派出大
員秉公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
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卽按所指各交界作記繪
圖各書寫俄字二分中國或滿或漢字二分兩國交換畫押用印以憑信守以
上俄羅斯新定之邊界大畧如此核以康熙二十八年及雍正五年所定之邊
界更改侵占予取予求竊恐將來必有無厭及我之患查現在所定東邊交界
皆在黑龍江之北岸而俄人在江中修製戰船設立礮位俱見于西人月報中
又言咸豐五六年俄人以土耳其之役為英法所攻悉遷其各埠貨物于黑龍
江之南北兩岸南岸逼近內藩中國兵弁阻之不得是其得步進步之漸至西

口
也
終
三
卷
一
六
疆俱以回部叛服不常一遇蠢動中西相持俄人又將從中窺鮮以收漁人田
父之利此不可不慮者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七

江上蹇安

長江設關

咸豐十年秋九月英法二國先後換約越月據在京英酋卜魯士照會恭親王及同時換約之大臣等內稱現行天津新議第十款所開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等因本國現擬僅於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惟視江西尚未安靖所有兩口通商之處先照後開章程暫行辦理凡有英船上下大江內載貨物無論進口出口應納稅餉均或在上海或在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關監督皆宜妥為設法務使各船遵行再英船欲上大江當向海關先行報明所存保護船隻之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若干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註明給發倘出單之後查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軍器藥彈等物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

准在江面貿易以上各節應請查照並咨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遵辦等語旋准恭親王等奏請給與照覆允奏奉

旨依議尋由軍機大臣密寄湖廣督臣湖北江蘇江西撫臣暨江甯京口將軍福建陸路提督等內開十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英國欲與長江通商業經給與照覆允准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年原定和約內載明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沂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國以撫局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江各關按照新章交納並據該酋照會內稱先向海關報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註明給發倘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從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各等語該夷此次嚴定章程無非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物有

意存見好之心業經恭親王等允其咨照湖北江西各督撫矣惟漢口九江兩處係屬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照條約與之妥為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其進口出口應納稅餉恭親王已令其與上海關公同商酌亦須明定章程免致稅貨虧短至該洋船所帶兵器火藥等已據該酋聲明在海關呈報均須嚴密稽查照章辦理其經行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兵弁俱應飭令一體知悉毋得滋生疑慮以致別起弊端著官文等悉心妥辦總期杜漸防微而又不致有傷和好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是時江蘇巡撫薛煥方奉

旨署理欽差大臣督辦五口及長江三口通商事務會同湖廣江西督撫籌辦漢口九江開商事宜尋准咨稱轉據江南海關道吳煦詳稱江海關征收西洋各國稅鈔業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查照新章征辦忽據新關李稅務司函據英商寶順即顛地行稟稱現將前往婺源屯溪河口一帶置貨運出海口請

發憑照前來誠恐內地關口地方未經周知理合摘錄條約即滬中所定稅則之第七款呈

送飛咨浙江江西安徽巡撫查照辦理等情蓋自卜魯士既得照覆英商特為

護符不俟各省督撫知照擅駕火輪護以兵船由鎮江駛赴九江漢口等處踰

年而長江開商之局成矣當英酋卜魯士之請通商於長江也恭邸照覆謂南

省軍務尚未肅清長江道路是否疏通本爵無從懸揣應由貴大臣斟酌辦理

等因旋據江西撫臣毓科奏稱九江通商事屬創始關繫甚巨恐非九江關監

督一人所能辦理擬請遴委藩司大員赴潯會同籌辦時江西藩司張集馨詳

稱徽池巨寇分股竄臨東流建德上犯湖口彭澤勢甚披猖現查潯郡一帶商

賈屏跡此時遽往商辦不但交易無人尤恐逆氛肆擾有礙外國舟行應請展

緩赴潯等因經江海關道飛報探得英國水師兵頭霍姓現帶小火輪兵船五

隻戰兵八百餘名洋商數人於十一年

原文稱本年以正月初二日徑泊吳淞

紀事故表之

口起旋駛赴長江聲言前往漢口等處察看通商情形從稱尚有夾板貨船續
開等語尋據薛大臣奏稱查得恭親王照覆該酋卜魯士公文言明九江漢口
等處進出應納稅餉章程令其就近與上海關公同商定前經轉飭蘇松太道
照會英領事密迪樂知悉迄今未據照復卜魯士現在津沽尚未來滬商辦此
次兵船駛赴長江又不先期知照突爾起旋開行殊屬任性自由莫從理諭等
因旋據署江甯將軍巴棟阿奏稱英國商船於正月初十日業已行抵鎮江探
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由水師及鎮江府知府先後稟報當委佐領文祿
前往接見詢問來鎮通商情形據稱該國參贊巴夏里一員水軍提督和普一
員和與霍譯音之異實一人也又稱賀亦同正副領事官二員實係來鎮通商現無貨載亦無別情
其餘未到貨船十餘隻陸續即可到鎮等語旋於十一日該國水師提督和普
駕駛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於十二日拆回十三日駛回上海續於十二
三等日該國參贊巴夏里副領事等前來奴才接見之下詢問情形據稱實係

水鎮察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昨開輪船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從欲使粵匪聞知不敢開礮關阻該船於十三日駛回上海現有商船二隻在鎮駐泊等語奴才因即飭令鎮江府丹徒縣遵照條約妥籌商辦去後茲據該參贊等看定在於鎮江西門外雲台山上下建造公署商棧又擇於甘露寺地方暫為副領事費空公子署以便會商一切十五日巴夏里業已開船駛往上游察看江西九江漢口一帶情形等因於是江撫連接各處咨照飛飭藩司張集馨酌帶途中經費赴潯辦理遂有九江建立馬頭之議

十一年二月江西藩司張集馨抵潯委員接據饒九道文恆署九江知府程元瑞先後報稱正月二十二二十七八等日陸續到有火輪船七號經兩廣總督

派委都司帶同英國參贊巴夏里領事官許士二員進赴道署據巴夏里面稱船內尚有水師提督賀布和賀布普皆譯之異一員意欲先在九江漢口兩處設立口岸

派領事官許士住在九江辦理通商事宜並欲先赴南康饒州一帶查看地方

情形探明水勢伊與賀布親往漢口商定一切後仍回九江商辦等語張藩司
於是月初六日至潯則巴夏里已由潯起旋前往漢口矣越數日巴自漢口回
與接司接見行免冠禮夷人免冠之禮本屬平行予前奉委接伴法使渠亦免冠相見原奏稱其恭順實非也會商租立
市地事宜而巴欲先赴上下游察看地勢再行定議十三日巴夏里帶同藩司
委員前往湖口諸酋僉以湖境扼要鄙湖為江省咽喉上通吳城下達江皖形
勢較勝欲在該處立市經委員馬長康告以湖口城內地多亂石城外俱係沙
土難以修造樓棧且該處山迴水深風濤險惡商船停泊互市必不願來又地
接建德東流時虞賊擾水陸防軍襍處易啟弊端不如仍在九江可符原議再
三辯論巴意始轉與諸酋以十里鏡遠觀四面復用盤盛水銀測驗地底確係
沙石遂允拆回九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門外龍開河之東量地一百五十
丈深五十丈議寫租約巴因弓步不準再按指南法用繩較準得深六十丈內
有民房三百餘家巴議給每畝五十千如不願者由地方官酌提公費津貼遂

定議當立永租地基券約以一百五十畝料算載明丁米正耗銀數按年由領事官清交德化縣歸入編糧額下又議租約上該參贊與中國藩司聯銜畫押各執一紙此英人在浔開商之大畧也

漢口通商事在九江之先緣巴夏里先往漢口已將一切處分明白方回至浔故浔中之約江撫奏稱仿照湖北式樣今據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原奏內稱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先有英國火輪船一隻駛抵漢鎮詢係上海寶順行即顛地行之行主韋伯同英官威司利通事官曾學時楊光讓並隨從人四五十名當飭漢陽知府漢陽知縣等妥為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入城至署相見據稱由上海來漢查看地勢立行通商隨在漢口托人代覓棧房一所每年議給房主租價銀四百兩留通事楊光讓住居照料行主韋伯等即於二十九日駛回上海矣二月初一日又有火輪船兵船四隻到漢約載英兵共三四百名即有英國參贊巴夏里帶同屬官渡江至署相見據稱由上海前來查辦九江漢

口開港事宜至九江上岸諸事尚在未定先來漢口查看地勢建造棧房其領事係由福建調來風色不順尚未至楚次日又有英國水師提督賀布率所屬武官二十人至署來拜惟賀布聲言駛往上游一帶探看水勢從無他意當飭沿途經過地方妥為迎護時尚未回連日巴夏里於漢鎮下街尾楊林口上下看定民地基址會同府縣勘勘量寬二百五十丈深一百一十丈四至立石為界現已由巴夏里至藩司衙門請給發丈量地基對約鈐用藩司印信議定俟英國領事到漢傳集地戶房主會同地方官當面議價立券照給交地之後聽憑英商起造棧房應納丁漕由英商赴縣交納從議再有他國來楚須在英行以下擇地蓋棧不得上占正街事定水師提督亦自上游拆回於初十二等日同巴夏里船先後開行仍留英官夏姓及火輪船一隻停泊漢口等因此英人在漢開商之大畧也

得中立市事定巴夏里旋回京師據稱法美

美即彌也茲照檔案作美

二國商船亦將踵至

江撫仍飭藩司留潯旋據該司詳稱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水師總領施碟烈倫駕火輪船一隻到潯於四月初一日卯刻駛往漢鎮是日午刻美國商人駕飛火箭船輪一隻由漢回潯停泊登岸美國金寧謙及琮記洋商在於九江府城西門外勘定地基從要琵琶亭空地十五畝又旗昌行商人勘定琵琶亭空地三十畝因地勢低窪議即興工用土填高探詢該商人等僉稱美國領事官尚未定人法國領事亦無來漢確耗並云該國通商事件均係該商等自行專主不必待領事官定局等語惟租地換約各事宜須俟領事抵潯方可會辦該二國領事官既無來江信息未便羈延守候等因江撫據情片奏請檄藩司回省俟二國領事抵潯再行前往商辦所有各國通商尋常事件即由九江鎮道督同該府縣妥為辦理以專責成於是藩司張集馨遵飭回省時值粵匪上竄黃梅潯中洋商遂疑其聞警回潯傳入都由總理衙門奏聞奉旨革職留任旋被兩江制使奏劾罷歸續據兼護鏡九道九江府知府蔡錦青

詳稱九月二十二日接湖北漢黃德道劉齊銜函稱美國琮記洋商已在九江勘定地基尚未承買過手現委暫署領事官別列子馳赴九江辦理通商事務從將前勘地基一段傳集業戶公平定價出買以便琮記承買管業等因當查公國勘買地基應行換約訂界與英國事同一律應遵前次

諭旨飭委着司來滬會辦等因奉批美國領事官既已到滬而張藩司業已卸篆自應仍由該護道妥籌辦理等因尋據以奏聞自此滬中通商事務悉由九江關監督一手經理而效尤督制之漸紛紛陳請應接不暇先是美商因無領事來滬中國不肯與之立租換約因由該國駐京公使照會總理衙門謂該國商人在九江貿易生意不大意欲將來不設領事官即交與九江府代為照應等語由恭邸咨明江蘇巡撫旋准駁回因有暫署領事官別列子來滬之事當查勘定地基一節前已與該國總領事議定該國商人在滬貿易事與英國不同所有租買地基造屋諸事無須換約地價租錢應由商人自向業主公平買

賣地方官不必與聞至民買民賣固不容業主抬價居奇亦不准洋商恃強勒
占是以該國旗昌洋行現在九江和賃民房設立行棧係向居民自行議價給
租並未經官相安無事今該國琼記洋行於三月間所勘之西門外地基經該
國領事官別列子來得並不前赴道署會商輒於十月初八日琼記洋商率領
工匠在於西門外前勘地內砌牆築垣經本地民人阻之始罷別列子知事不
成始於初十日前赴道署由通事傳言該行前勘之地只能照英國之價給發
且急等起造房屋等語經監督反覆駁詰不歡而去聲言此界前已勘定必欲
照英國章程短價承買復經監督詢之紳民則稱此係大街熱鬧之區與龍開
河之偏僻有水者不同續准監督照會駐劄漢口之總領事始仍照民買民賣
議結而前此所勘西門外琵琶亭空地增索至五十畝以地其在龍開河之西
與英界事同一律監督查明地係濂溪書院空基仍經地方官會同訂界其價
亦較英商稍增此美人在海開商之大畧也

是年三四月間准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咨會總理衙門內稱英國領事官及
俄國美國船隻抵漢貨物亦已陸續前來而俄美二國從允領事官任意裝載
往來漫無稽攷咨請妥議遵辦尋經總理衙門酌定章程所有各國商船前往
各通商口岸必須設有領事官管理方准商船前往貿易如該國並無領事官
准其托別國領事官代為管理亦必須別國領事官允為代管方許該船開艙
貿易否則任意前往不准貿易即該國人有被人凌害事情地方官一概
不管除咨行江蘇巡撫就近札飭俄國美國領事官遵照理辦從出示曉諭通
商口岸百姓一體遵行等因當經薛大臣札飭上海道傳諭美國在滬之領事
旋准覆稱漢口通商一節前已另派西地惠林士為漢口領事業已接印任事
等情復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傳諭俄國在津領事官孟第飭令查照辦理而
據孟第言該國並未設立領事官亦無船隻前往漢口貿易之事恐係別國假
冒俄國名號抑或該省關口官吏查報未實請由總理衙門行文該省確查等

語尋准江蘇海關道詳稱漢口應設領事官業經照會俄美二國事查照去後
茲准俄國領事官夏德爾照會內稱七月二十七日接奉本國駐京欽差札委
本領事兼理長江一帶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即經本領事轉請美國駐紮漢口
領事魏連士代理本國通商事務嗣後凡有本國商人到彼生理即由美國魏
領事代辦在案請即詳辦等語查俄國若無船隻在漢何必倩人代理領事明
係孟第所言率憑臆度而該國之觀望模稜形跡詭秘亦可概見此俄美二國
在漢開商及設立領事之大畧也

初英酋卜魯士照會長江通商時擬有長江暫訂章程十款大都與巴夏里往
返商定由恭邸咨行江面各省大吏查照辦理旋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謂其第七款第九款多有窒礙蓋原訂章程載明貨
物出口入口之稅課俱或在鎮江或在上海完納九江漢口概不征收故其第
七款內有沿途任便起貨下貨不用請給准單不用隨納稅餉等語薛大臣謂

如此辦法毫無稽攷應飭令該洋商將運進長江貨物除在海關已完正稅不計外所有應完內地半稅即子口減半之兩五錢先在上海完納由上海給發憑單上駛出口貨物如在漢口出口者先在漢口完納九江出口者先在九江完納由各該關給發憑單下駛似此上下稽核自無偷漏之弊又第九款內稱遇人因事故將該船主稟告各口領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留在口內俟查辦完結方准開行薛大臣謂係此英國商民與各國商民口古之事與關務無涉至干涉關務之事仍應由管關監督自行主政辦理領事官不得預聞於是分別准駁咨會總理衙門及各督撫在案續經巴夏里至滬以第七款實便兩國通商又面交譯出章程十條與前譯之十條字義又有參差因先將已定之八款試行餘請恭邸照會卜魯士會商定奪不決者久之嗣經英國總稅務司赫德來京呈遞清單條陳稅務事宜核與前定章程十款互有出入總理衙門以所議章程頭緒紛繁實難洞悉流弊請飭戶部會商辦理旋准行在軍機處字寄咸豐十

一年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此次各口設立新關與外洋交涉設一切章程未能妥協徒滋爭論且各口情形不同恐戶部不能悉定所有各口關稅章程仍著奕訢等悉心酌擬具奏並咨令辦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妥為籌議務各破除帖面力洗積習以免外國商人有所藉口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蓋嚇德單內言欲征收子口稅須擇緊要處所設立關卡意在九江漢口等處也嗣經恭邸於嚇德來公所謁見時與之逐層辨論其最關緊要者除洋藥外則內地出進之子口稅也查原訂章程出口入口之貨均在鎮江或上海征納稅餉此次議定專歸上海征稅其鎮江以上漢口以下准商人任意起貨下貨將鎮江以上即作為上海內口無庸設虛立之關其立意在總處納交以杜偷漏然總納之後即可沿途任意起卸貨物漫无限制是仍與原議依違也又據單內稱洋船載土貨出口完納出口稅銀便往外國則中國無從征第二次之稅若出口復經進口

如湖
綠茶

禁既出上海口復議照新章加一復進口之子口稅不知華商出進貨物有一
進廣東口之類
關便有一關之稅安能獨令洋商取巧且易啟華商影射之端因議內地貨復
進口時完一正稅一子口減半之稅此後所過仍須逢關納稅復與該國公使
往返駁詰始請給與該國照會以憑向洋商商辦至嚇德所請賢妻處所設立
關卡彼係專指洋貨進口土貨出口而言則子口之稅僅有一次今土貨出口
而復進口者尤宜在賢妻處所設卡征收土貨出口以過卡准照為憑洋貨進
口以入卡准照為準總期該商進口出口貨物完一正稅即有一子稅辦法以
期稅課充裕因更酌定長江通商章程及南北各口通商章程奏請頒發長江
各口遵照辦理據原奏內稱各口關稅章程前經咨令各口通商大臣妥籌去
後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該大臣等商定辦法分別奏咨迭據湖廣總督江西巡
撫咨稱洋人入江以來進出口正稅均在上海交納其自入內地賣洋貨買土
貨既未議征子稅而洋人復不任地方官抽釐漢口九江領事又均不服稽查

請臣等與英法駐京公使面議等語即英法公使亦聲稱中外交涉事件不能與外省大吏紛紛商辦因與臣等公平面議查本年春間薛煥與巴夏里曾議有長江通商章程十款於船隻往來頗有稽查惟尚有未盡嚴密之處而于收稅一節亦未議及因就原議章程重加增改定為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凡洋商來往長江有關軍需之物令其呈具保單向各關領照起卸均有查驗庶不致再有濇匪情事再長江及南北各口現在尚未一律議征子稅及土貨復進口稅因另議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臣等與英法公使面商數次於八月間照會英法去後茲據英國威妥瑪到公所面稱章程二件均欲照辦該國已發英商告示二張令其遵照辦理送閱前來等因又附片奏稱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若不議增復進口之稅將來洋商以販運土貨為得計必至內地商人無可營生是以臣等前與英法公使極力相爭凡土貨出口如欲運往他口雖已完過出口稅不能照洋貨發給免重征稅單其復進口時應交子口減半之稅

不扣二成二成即扣歸軍費之數其交過半稅後只准在口售賣若運入內地

銷售仍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如此庶足保全華商生理而內地各關

亦不至有虞缺額茲已列入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之內應飭南北各口遵照辦

理於是漢口九江先後奏請設關遂為長江別開生面矣

是年八月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奏請於漢口設關收納洋商進出口各貨稅

課以嚴稽查而絕弊端其畧言英國巴夏皇續增長江通商十條內即卜魯原

巴首譯出者其第七條所載凡進口出口貨物均歸上海稽查納稅實有心取

巧預萌欺蔽偷漏之端查半載以來洋商往返貿易凡有洋貨進口售賣內地

土貨出口販運外洋者因自今春二月以來髮逆上犯向在漢口巨商大賈遠

移一空所到洋貨皆於漢口各行暗中以貨易貨運載上船從不交進口貨單

亦不報出口貨目以致毫無稽查其應完子口稅雖有上海來文而據該領事

云先完正稅然後方完子口稅即條約內所載應辦應查之事竟一概置之於

不理且有內地奸商船插英旗借以影射偷漏甚至將禁運貨物如米糧木植銅鉛等物裝載下船不免私售賊匪等弊必須設關收稅設立官行按單發貨到上海照單查驗出口洋貨亦憑上海發單到漢開艙則長江自鎮江至九江漢口進出口之貨物始免偷漏之弊若如英使所謂出口貨物仍至上海納稅則迢迢長江千餘里隨處皆可上貨下貨任其自便實存欺蔽之明驗也頃據司道傳詢英美等國領事僉稱漢口無關亦無監督稅務司員憑何稽納若竟聽之來往自便漫無稽查則長江上下中原之利盡歸外國兼以內地奸商倚託外洋私售私買不特稅課偷漏亦必虧耗釐金於籌餉大局實有防礙其洋商執一稅不二稅之說未允收釐殊不思納稅出自洋商收釐取之華商兩不相涉現有內地商人赴湖南湖北產茶所在購買茶葉等貨動稱英商雇夥多抗不完納釐金似此情形則內地奸商人人皆可稱為洋行雇夥內地貨物種種皆可指為洋商采辦漢口之外山鄉市鎮處處皆可作為通商口岸則約內

所稱不逾三口之文已成虛設惟有於漢口設關收稅明定章程設立行棧收票發票稽查盤驗從禁止華洋雇夥往各埠頭采辦悉由商販自行販運到漢鎮入行售賣庶可杜絕弊源亦與前議條約始相符合應請於漢口設關照海關章程將內地各貨出口正稅及子口稅一並於漢口完納其進口洋貨運至漢口僅照單點檢方許售銷以符一稅不再稅之約從禁止華洋行夥往山鄉鎮市自行采辦以符不逾三口之條現飭漢陽府勘擇地基設立關卡並請添設監督一員督辦關稅事務以專責成等因於八月二十六日具奏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妥議具奏欽此旋准總理衙門議稱上海為入江放洋之總匯稽查較便應將長江出進之稅餉仍在上海征收撥歸湖北江西二省至洋人自入內地買土貨一節英約第九款載明許持照入內地游歷通商勢不能禁之不入山鄉市鎮采辦現與英國議定凡洋人入內地買貨先請該關給買貨報單單內註明本商姓名及本行字號為憑以杜奸商影射續

又與英國議定此項單照專係由關發給與領事官所發各處游歷通商執照有別其並不買賣貨物專入內地游歷者仍由領事官發給地方官蓋印執照內祇須註明游歷字樣不必再寫通商等字以免牽混如有借游歷執照在內地影射買賣貨物者經地方官查出按照偷漏例懲辦議定之後湖北漢口由督撫奏派道員專辦通商事宜監督稅課從奏請九江關一切應辦事咨明江西撫臣循照漢關辦理於是湖北之漢口江西之九江均以是年踰年先後開關爰稽攷檔案序其本末而加詳焉蓋自通商議撫以來中外之一大變局也查官相國奏內言有裝載違禁貨物接濟賊匪皆內江通商以後之事其見於奏報者如江甯將軍奏稱二月間有洋船游奕於福狼二山口始與賊開礮相持繼則改豎白旗屬勿動手彼時正值各國商船由鎮至潯自潯至漢之際又據兩江總督奏稱本年四月十六日辰刻有洋船一號懸掛紅旗船內載貨約二千餘石停泊安慶城下次早始開赴下游重載而來輕載而去

旋據投誠之賊供稱城內米糧將盡遇有洋船來此遂得接濟又據總理衙

門給法人照會言近日乍浦失守亦有中外商人前往接濟又據都將軍奏

稱官兵轟擊君山賊隊有外國人坐沙關快船一隻下駛見師船追擊棄船

逃走搜船得偽天義陳坤書印憑一紙時四眼狗正上內開上海夷酋瑪土

哆等采辦洋貨由福山進口字樣大約如中國路票一般凡此皆在洋艘停泊潯漢間

前後事查該夷通賊已非一年然其志在貪利故其濟賊也非以助賊利餌

之也即其請助中國勦賊也非以効順利中之也然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令

洋商不遠數萬里將以求大欲於中國區區米糧軍火欲擅居奇之利而先

自試於不測之淵吾知其必不為也此等接濟賊匪之船隻必係奸徒假冒

一則恃洋艘為護符一則以夷人為傀儡意此中必有無賴夷民附伴游歷

而海上奸徒暗中勾結許以分潤遂有此事然長江一帶未開商以前夷船

素不經見偶一過之則水師巡船易為覺察如三年上海領事為滬賊寄書

其證也今則通商暢行連檣上下輪烟蔽天無從查詰所破案者尚未必能
得十中之一大都在停泊之際見其形迹可疑俾而獲之然則長江之禍豈
有艾哉

西人游歷各省始於法國傳教之士乾隆間已有之經地方官飭拏拘禁

純廟念其無罪降旨釋放解回本國然其人皆習華言效漢裝與中國齊民雜
處即五口通商以後除海口外無張膽明目而至者自長江通商議起予以
十年冬在祁門督郵幕中摺軍營探報有洋鬼數名自河口來至景德鎮云
將赴屯溪婺源一帶後據蘇撫咨會即英商顛地等也踰年五月間摺九江
關監督詳稱本年四月十八日摺英商怡和呈驗上海關監督發給憑照一
張准該商前往內地江西義寧州置貨按照條約在於第一子口報驗即請
該口驗明執照務將何字號何貨以及件數或箱或包若干計勛兩或丈尺
若干詳細載明蓋印填給以便沿途各子口及海關分卡查照驗放有不符

者即照通商章程究辦等因當查該商置貨必以茶葉為大宗即經札飭義甯州就近查明置貨若干先行申報並移南昌府轉飭遵辦在案茲聞英商怡和聞知義甯近有賊跡即在吳城鎮租棧收買茶葉又有英國之寶順以及美國之球記旗昌等號既無海關憑照亦未知會到關均有陸續前赴該鎮辦茶之事從有洋商自在九江向內地商人買茶者又有商人采辦徽茶由饒州來至九江者伏查各國商人既在九江設立馬頭通商其前往內地采買貨物自不能禁之不去而稽查之法亦應查照通商條約隨時察看情形聽憑中國設法籌辦因未奉有明文理合稟請批示遵行抑或咨會五口通商大臣另議章程飭遵等因嗣准蘇撫來文謂英美二國商人有並無憑照買茶之時既經查明應詢該商因何無照即按照條約將無照自入內地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并由關督照會各國領事諭以嗣後必須領取中外蓋印執照方准前往至該商在內地買貨須照條約遵完內地子口稅應由

該道於大關之旁慎擇總隘地方設卡專收內地稅銀隨時遵辦等因在案
查通商自有一定馬頭如當日五口通商除港口貿易外不得越赴各省郡
縣今長江通商除兩處關口貿易外即不得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官相
國所奏自有一定辦法而該夷堅持其天津第九條之約反覆爭論恭邸以
前約既行窮於鑄錯不得已第就此中分出通商游歷二層聊示限制然彼
既在內江占設馬頭水陸任其所之舟車聽其自賃勢必通盤籌算以為售
自華商不如購自當地民人獲利饒益且又於吳城等處增設棧房廢著轉
輸無所不便何必運往外國舍近圖遠是其土貨之復進口者左右遇之既
不能禁則除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外亦別無辦法是亦法窮而不得不變者
也總之隄防一決便有不可收拾之勢補苴罅漏顧此失彼故通商之條約
雖多而紛更愈甚不但有傷政體抑亦無裨軍儲當日桂花諸臣抑何重於
遠夷而輕於謀

國哉

予頻年奉委赴潯見九江設關貿易之後蕃盛月異而歲不同嗣因勘輿圖自赴該郡西西門外以步代弓周歷大街前後另繪西門外洋界圖粘簽貼說由江撫咨備總理衙門查該自西門出城由大街西行至大馬頭約二里許其地為大江之汊港即龍開河者是也又自龍開河沿大江東行至西門外大街之功敘坊口即大街之後身亦即英商所定一百五十丈之界今稱洋街者是也其地樓臺綿亘英商行棧之所萃東西有界東界直功敘坊之北大街以南為有洋行費禮查新建洋樓一所賃之於關以為辦公收稅之地即今所稱洋關者是也自功敘坊入口即為大街大街坐北之地自功敘坊口起東行至張公巷止為美商琮記起止界即前勘地基自向民間承買者也又自張公巷起沿大街東行其南為美商旗昌行棧其北為旗昌下貨入江之馬頭亦稱旗昌洋行即旗昌自向民間議租者也凡此皆在大街中

與英界之在大街後者无涉而其賃自居民不經地方官換約亦與英商馬頭分別辦理固自無嫌而自功效坊口沿大街西行直至湓浦河之南甘棠湖之北湓浦河在街後中隔小河被英商架以板橋直至大街中間皆係英商設有行棧不經地方官之手意亦步美商之後塵而踵行之然已出英界之外矣湓浦對河之大街其南有巷為英商沙遜洋行之進路內即沙遜洋行行之南為法國天主教堂正對甘棠湖此又法人所賃與英美同一辦法凡此皆與民居市廛參錯不分者復查琮記承買之界因起造未成又於西門最近之大街另租琮記洋行貿易於此而其西則又有英商仁記棧房查仁記行棧已在一百五十丈界內此又其增設者在洋商占立民房多多益善而尋民貪利私售將來西門外大街房屋勢不至盡歸之於夷不止而城內居民亦將效尤矣傳聞城內小南門地方有英人房屋一所道署不遠關署昔在大關口建為粵匪所燬予往視之則結構如中國式鎮日扁鎖有傳為今新後道署當大街南首

英人教堂者或云馬廐蓋南為校場夷人放馬在此語雖近似而兩廊木板甬道裝修整齊又絕不類馬廐者久之有居民每於夜間窺探聞內有婦女喧笑聲予詢之德化令則從不知城內有夷人房屋一事吁可慨也

美國官定之界在龍開河之西過渡南行即琵琶亭舊址當巴夏里至潯初欲在此立市以九江太守某一言遽止蓋謂其地之低溼也其後英人勘定東岸之界東岸居民疑為太守指使定界之期相與鼓譟某太守遂以此撤任美商繼至無地可圖遂謀築土增高議租換約後以開市在大街中貿易頗便故雖在彼釘界實至今未立棧房然予因繪洋界圖向縣中索取此案卷宗則已定於十一年之後矣琵琶亭舊址湮沒不足惜而東岸之溢浦河被英商築土加高僅有涓涓細流自英人行棧流入大江而城內水口亦因之淤墊矣

中西紀事卷十八

洋藥上稅

江上蹇安

洋藥按新定稅則征收始於咸豐之九年先是滬中約定經欽差桂相等與三國面議謂稅則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取五以為則式惟查洋藥係例禁進口之物現因定稅弛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國皆以為然乃於滬中稅則條約第五款內開向來洋藥不准通商今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今議定洋藥准其進口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洋藥接百觔徵稅三十兩原係征之海口征之洋商者今約內載明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則此後運入內地之

洋藥皆係征之華商與外國人無涉其征之華商者聽憑中國辦理則須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故自新章定後各省惟海口三十兩之稅一律辦理餘則收稅收釐應酌量情形隨時隨地或增或減悉憑中國辦理外國人不得干預乃上海方按新章照行而據英國在京之威妥瑪稟稱上海設局抽釐征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又另征銀五十兩與條內明文相謬大為商民不便等情經總理衙門行查江蘇去後旋准咨覆洋藥進口每百觔征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征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征之洋商者僅有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征之華商與洋商无涉等因准總理衙門照會英使威妥瑪始不能辯續據英國總稅務司赫德來京呈遞清單內有洋藥各口情形一款內稱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稅則太重即啟保私偷漏之端現議有兩項征法一則進口時征一次重稅每箱六十兩完稅後准往各處而不復另征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征收洋稅三十兩再征華稅十五兩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

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等語當經恭王等與之辨論謂洋藥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征税為是而嚇德謂現在上海辦法死起色如照單內辦法征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猶恐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祇以六萬箱估計若照內地辦法另征税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竊慮有名無實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觔僅征四十五兩之多復經王等反覆駁詰嚇德仍堅執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之語遂奏將呈單發給南北通商大臣妥議在案又據嚇德另呈洋藥一欸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抽釐總局如有人先在局納釐銀五十兩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等語亦經總理衙門行查入粵在案續經恭王等仍照原議洋商交稅祇准在海口鎖賣不得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稅銀之法洋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土貨復進口之貨應聽憑中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洋藥之入內地者即使洋商影射銷售而征税征釐悉與華商無別于是外洋無從取巧羣

喙始息蓋威嚇二酋之請欲以便其洋藥運入內地之私心而所稱保私走漏等弊皆自洋商作俑而華商效尤即使納稅抽釐節節防範而滬約所謂洋藥一經進口即為中國貨物之說亦成具文矣長江通商自屬內地則由上海進口時洋藥已征過正稅三十兩此後所過管子口稅也又洋商在內地不得稍售洋藥則自上海入江之後皆華商也當尋中議定開關照長江暫定章程辦理核其條款並無洋商售賣洋藥征稅之條忽據九江道詳稱英商販運洋藥來尋稍售內地商人于承買洋藥後遵照岸路藥稅章程每百觔征銀二十兩乃英商藉口收稅以致貨物阻滯為詞所有九江關征收洋藥稅銀可否查明停止抑或離口另行設局征收請咨總理衙門核示飭遵等因由江撫咨照旋准覆稱洋藥一項由上海入長江其進口正稅已在上海納完到九江時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稅惟洋商止准在口銷賣不能將洋藥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華商稅銀洋人不應過問所有應征華商洋藥稅銀自應照常辦

理至應否離口設局征收之處該撫既已分咨戶部應由戶部核覆可也予謂洋商不准將洋藥運入內地焉有准其在尋銷售洋藥之理祇因長江一開內地漫無限制行棧既設囤積居奇決不肯身居內地而聽洋藥售于海口以讓華商之利者海關既不能禁則除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外別無辦法現在九江設關亦復稅釐兼收不分華洋是滄中第五款之約實自長江一局破之也洋藥進口以香港為總匯之地屬英國埠下彼處設有公會稽查上稅之後方准運往中國各口故嚇德單內稱有每年七萬箱之數然但就六萬箱估計稅則則其餘皆各口之漏稅也單內詳其漏稅之口以粵東為最大而福州廈門次之據稱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四面有海離岸不遠而粵東水路多歧因此各船不論大小均可到港洋藥物小價貴偷漏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洋船隻都係各鄉村渡船漁船或販私鹽船更有官設保私之巡船不難指明其名者此等船隻若有海關船前往查拏則開鎗礮抗拒不遵查驗漏稅之多

即以粵海一關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二萬餘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庄登州洋藥以每年二千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廈門以二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二千箱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此外臺灣瓊州甯波等處無從核算亦有數千箱共六萬餘箱洋藥抵中國各口稅則之可考者也

內地人之做洋藥生理者審口一也行戶二也烟館三也自咸豐九年三月許民間買用之合下則與各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于是赫德單內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藥店舖請領字號招牌並頒給准充執照方許開張給准照者應以一年為限請領准照之人應分別審口經紀烟館三項照內註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

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定約等語又後開另款內稱在上海做洋藥生理者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霸市但驗明有准照者或經紀或窩口或烟館均可隨意或在棧房或在頓船不論與外國何人置買洋藥等語予謂做洋藥生理須給准充執照即如中國牙行領帖承充之例惟生意之大小而稅則之多寡因之既屬稽查不易而其單內所稱通商港口不必拘定限額及另款指名上海做洋藥生理者不論棧房頓船與外洋交易洋藥者悉聽其便凡此皆為洋商自運自賣之人預占地步且上海入口即係長江頓船既無所不通棧房亦隨處可設豈復有華商洋商之別耶總之天津第九條之新議既行長江暫定之章程繼出從此中外疆界不可復理不特經紀窩口華夷混充將來游歷內地之夷人貲本漸虧亦可開設烟館所謂錐刀之末將盡征之若使華商不黨比夷人沾其餘瀝豈復有營生寓足之地哉

查赫德所呈單內考核通商各口出進之貨無非為中國夸張稅額之增以

見通商之有裨於

國計者如此其鉅嗚呼是玩嬰兒于股掌之計也今且就洋藥一款論之海關之稅每箱不過三十兩耳以六萬箱計之應歲增稅額一百八十萬去其扣餉之二成則餘一百四十四萬又據單內酌定各口征稅費用為外洋稅務司以下各項開銷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有奇通核中國歲收各貨之稅額約在一千萬上下是洋藥一百八十萬當各貨五分之一也又以五十七萬有奇之費用攤扣一千萬中則百去其五有奇今洋藥之稅一百四十四萬應攤扣費用七萬兩有奇加以中國之設關一切薪水襍費是又一成也如此則中國歲增洋藥之稅額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僅得中國關稅五分之一直省各關稅額每年約五百餘萬而此六萬箱及偷漏之一萬餘箱歲易中國價銀三千數百萬皆商民之膏血腋削之以附益外洋者也若其他出口進口之貨有向來通商所不禁者自各口既外開洋搬運往來課額有贏無絀故其單內

估計除洋藥外可得歲額八百餘萬然中國出口之貨以茶葉為大宗而湖
絲次之今自通商之口岸日增外洋竭澤而漁華民慕羶而附於是絲茶兩
項日見翔躍而湖絲之昂加以錢價之長較之十年之前如賈三倍而中國
之民力竭矣出口之例禁者如銅錢米穀豆石之等約內所載悉寬其禁以
致昔日銀荒今日錢荒兩受其敝又如約內所載豆石豆餅在登州牛庄兩
口不准裝載出洋而十一年查有洋船在登州空載而出中塗與遼東豆石
議定買價駁運到船裝載南往經三口通商大臣咨照總理衙門給與照會
往返駁辦卒議此等豆貨准雇內地商船運往天津上海等處但仍循原議
不准裝載出口完案自此洋商出入無不自便而華商之生計蹙矣照會內稱兩口
所出豆石豆餅內地商人藉以養命者不下數萬人等語夫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今
取其至輕之利而受其至重之害豈但失算哉謂之無算可也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八

五

中西紀事卷之十九

小國換約

江上蹇安

咸豐八年夏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命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至滬飭將各口通商稅則事宜與英法等國來使商定八月桂相等至滬凡兩月始定於是四國以換約諸相國令其將所定條約賚回本國請給國書前赴天津呈遞約以明年之夏四國唯唯是時大西洋有向來在滬通商之各小國如西班牙葡萄牙亞之屬紛紛陳請謂

天朝通商二百餘年于我等大西洋各國皆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今英法等國業經奉

大皇帝恩准換約我等各國事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立約不但來往無憑且恐反受有約之國藉詞脅制相國拒之堅執不移復傳諭在滬洋商詢之三

國會稱大西洋各國向無統屬未便遽行阻止相國乃文行照會三國泥中定稅則時

俄國不與三國者英法美也內稱無和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國視同一律祇以本大臣

等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禦合先奉商再為定見旋准法國照覆謂

此言甚屬有理但刻下尚無定見只可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飭令本國官

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遵辦等語又准美國照覆謂此事自應變通須先討

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前大呂宋即西班牙求來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

洋即葡萄雅爾即亞字長言之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減無約之國今

姑無論但此後設有美國人兼攝無約領事藉此作護身符以圖已益者地方

官可以直卻不與延欸抑或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亦可將情理

對彼說明等語詳美人文義語屈難通然其措詞大意似謂中國欲定章程先

須分別有約無約之國又謂中國不允大呂宋立約而葡萄亞今已求取又似

欽使等已有所允意桂相當日或因澳夷久居中國拒之稍緩美人因得以此

窺其淺深事從秘密莫能得其詳也惟英國照覆之文藐玩實甚其畧言未立條約之各國作何辦理本大臣似難置答何者因有不歸本國所屬之民人諸凡作為本國不任其責除將此款轉報本國政東大臣奏請外合為先奉一詞果在各口海關派員妥辦徵餉皆從一律商民毫無偏袒諒來文所指情節定必大半消除若因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行文詢訪試問大邦大臣何以必措此詞敢請博訪審察等語推其詞意始則諉卸末寓譏彈中則似謂天津所定條約皆可一律准行其居心殊不可問蓋李國太主之也時桂相奏聞滬中稅則事宜附片謂各小國效尤陳請業已嚴行拒絕其事遂寢迨京師換約復在滬中請申前議而後此內外諸臣辦理益形棘手矣

十年冬江蘇巡撫薛煥奏

旨授為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江浙閩粵及內江各口通商事務時三國換約之人已回滬中於是大西洋各小國之在滬者請授英法等國例一體換約通商

時蘇撫方奉

密寄將俄夷所請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之事發令覆奏因附片陳明滬中通商

各小國見三國換約未免心存覬覦等因旋奉軍機密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此寄于次年正月奉到予在祁門督師幕中見之其薛煥另片奏三國換

約各小國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嚴行拒絕薛煥曾隨桂良在彼深知其

事然著該撫按照前年辦理情形預為杜絕毋令輕駛天津又費唇舌茲曉諭

英法味三國以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令其幫同阻止

方為妥善如各小國不遵理諭經赴天津惟薛煥是問並諭令知之欽此是役

也屬階之梗實仍始于桂相當滬中定約時各小國先後陳請即應如

廷寄所云令三國幫同阻止茲以後泰西各國無論大小邦都著落在英法味

三國身上載入約中以杜其效尤之漸可免此後無限波瀾既不能令復于照

會中依違遷就謙言不悉外國情形轉向商請所謂當斷不斷後必有受其患

者其後果有在滬在津並擅入京師紛紛瀆請之役是年夏有布路斯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在滬呈請通商換約薛大臣不可旋據布路斯使臣斐悌理阿里丕艾等由海道駛赴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請議立通商條約奏聞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欽此布路斯者大西洋近北之普魯社國也其國向在粵港通商五口既開旋入滬十茲因英法等國換約呈請仿照辦理蓋法人主之也時法固有駐京公使由總理衙門照會令其援案阻止而法使稱布路斯為彼國之與國其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者又布路斯之與國也據稱該國通商在粵在滬自來無異即今議立條約亦求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應令其在天津聽候三口通商大臣酌議章程並由法國使臣代為照料等語奏聞奉

旨著在天津守候不准前赴京師即日

欽派總理各國事務之大臣一員前赴天津會同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酌擬條款旋據布路斯使臣在津呈遞通商條約計四十二款又稅則善後條約十款並據呈到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部名請按照該國條約一體辦理惟將來寄住京師祇准布國派秉權大臣一員其德意志公會各國俱歸布國駐京大臣代辦不得自派秉權大臣進京又因中國現值軍務繁興經欽使會同三口大臣與之面議另立專款內載自互換和約章程之日起扣滿五年方准布國派人來京居住其餘與法國所定大畧相同於七月二十八日彼此畫押蓋印由總理衙門奏聞奉

旨依議續又有比利時者亦大西洋之屬國赴滬呈請定約薛大臣以布人不遵理諭徑赴天津此時續至之國若再嚴行拒絕必至效尤前往又查比利時向在各口通商素稱安靜此時來滬亦無從中指使之人當即飭令在滬酌擬條款由該大臣核議具奏報可

同治元年復有大西洋國即葡萄牙亞住居澳門之夷人大西總名以澳夷寄居中國

自明以來遂得由粵中海道徑赴天津又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遠赴

京師經三口大臣飛咨總理衙門請飭城門攔阻旋有法國駐京之公使哥士

者者稱為彼國朋友請由該使保領暫住該國館中恭邸語以外洋無約之國

例不准擅至京師况該使此來又不在天津呈遞照會將來此端一開從此外

洋不論何國均可照行必至漫無稽攷哥不能辨乃請照各口領事代辦通商

之例所有大西洋呈請立約一節概不提明一切由哥士者是問議定之後仍

回天津畫押即在天津互換等語恭邸不得已許之爰由哥士者酌擬章程若

干款仍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議定奏聞奉

旨欽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妥辦即日哥士者帶領大西洋使

臣至津一切畫押蓋印均如布路斯換約之儀惟大西洋使臣不得列入會議

銜名皆法使主之也

二年春有丹國使臣拉斯刺弗泛海至天津即由天津起程經赴京師時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該使並未知照飛函通知總理衙門即由恭王等照會英法等國駐京公使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飭城門攔阻旋准英使照覆以丹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勿阻其入城總理衙門以丹使此來無非恃有奧援一經阻止必自英人首起難端遂置不問相持數日始据英人威妥瑪前赴公所代請立約經恭王等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並不循照中國定章擅自越過天津來京議約顯係輕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因言丹與英為姻婭之國並引曾允法使為布路斯大西洋代請換約之案再三商懇王等以其語近要挾礙難力拒又恐許之太易勢將紛紛效尤因語以丹使如欲中國允行必須循照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叙明來歷懇請奏明

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決不能行等語威不

能辨去後准呈到照會以此後外國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因蓋隱隱為丹國認錯也復經威妥瑪函致三口通商大臣代為緩頰始據該大臣奏聞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遵照辦理欽此尋據總理衙門議定丹國通商條約五十五款並來往照會各件奏聞奏內稱丹國使臣來京因英國威妥瑪認為伊館賓客代懇商定通商條約經臣等駁令回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明辦理惟因威妥瑪既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哥士耆為認伊館朋友一切均由哥士耆出為商議大畧相同因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商辦嗣據威妥瑪攜帶該使照會並所擬條款章程稅則底本送來臣等核其條約大畧以英國條約為藍本並于英約之外增添款目推原其故因威妥瑪代為謀主意欲藉此滋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臣等恒稟因臣衙門前已奏

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即駁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妥瑪聲稱丹國
即係英國姻姐使又託該使代辦自應仿照英國文義定約未便全照大西
洋一律連日迭次會晤逐層辨論始將擬款中必不能允者參酌大西洋等國
條約分別刪除更改較之英國原定款目尚屬有減無增其通商章程及稅則
與各國原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
應歸另案核辦臣恆祺俟議定後在京先行畫押交該使迅即赴津再與崇厚
畫押亦係仿照上年大西洋成案辦理第因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初長江通商按照天津新議應俟東南一帶地方平靖始行開辦續因京師換
約英人亟欲于九江漢口等處察看試行遂有長江暫訂章程各款之議而大
西洋各國之續請立約者獨於長江一款尤深希冀如布約之第六款丹約之
第十一款已將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載入約中然此所指通商江面乃地方平

靖後常行之章程非現在行試暫定之章程也且約內載明自畫押之日起一
年之後始行換約互換之後始將所定章程頒行各省按照辦理是海口通商
原有舊例長江通商實為新例不可以三國之業經換約可以暫行者比例也
丹使定約即有感妥瑪至被告以長江暫定章程未經列入令其續行照會請
照英國按長江暫定章程一體遵辦旋准總理衙門照覆內稱貴國商船欲於
未換和約之先即入長江貿易本大臣亦無所不願惟在和約未換之先倘准
貴國商船一槩入江則別國之已定和約而未換者亦將援例來請入有妨礙
本大臣現定章程凡貴國商船入江除華艇及原係華艇改為外國式樣之船
及甯波釣船中華式樣各船及各樣一枝桅小船以上各等船隻雖挂貴國旗
號之二枝桅三枝桅夾板船及輪船始准照長江暫定章程一律辦理此係于條
約之外逾格優待貴國之意等語然則長江暫定章程已允丹國破格先行則
布路斯大西洋各國亦將效尤矣此前奏所稱長江暫定章程另案核辦之原

委也

嗚呼予閱四國通商前後條約及各小國續定之約中國之王大臣等抑何畏夷如虎也英法二國之使盤據京師窺我虛實持我短長凡彼已定之約中國欲變通辦理者則倡為走私腐課之說以恐嚇之若彼之自悔其約而得步進步者則又巧為代辦暫定之說以愚弄之至于美人所定天津條約本無長江通商之款然其約內載載明嗣後有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無論何時彼國亦一律照辦均沾等語故自十年換約之後不俟續請毅然竟入長江無復顧忌矣若丹夷未經換約輒欲照長江暫定章程試行徒以英國之援威酋從而左右之豈丹人之智力所能辦哉予謂自十年換約之後外洋所請至於長江通商小國換約而中外情形遂至不可思議如海口通商合計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凡七省又增設長江三口經歷安徽江西湖北凡三省十省而中國無不通商之港口矣通商自有一定焉

頭乃又於天津第九款內闕入英商持照前往內地游歷通商悉聽其便之條於是自有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為地方官所不能禁者加以許雇內地船隻販運往來是則舟車所至皆足以資挹注之取通貿易之窮而中國無不通商之首分矣換約之請波及小國則將來效尤而踵至者應接不暇靡不自大其國自帝其主欲與中國抗衡至如布路斯條約牽及德意志公會各國其中所載部分數十多有四洲志之所不詳職方紀畧之所不載者倘况迷離不可究詰而外洋無不通商之島岸矣洋藥之入中國猶曰我自取之若夫米穀豆石銅錢向不准出口硝磺白鉛向不准進口今一概弛禁任其擇肥而噬甚至藉兵船護貨凡違禁之物通賊濟奸惟利是視而中國無不出口之貨物外洋無不入口之貨物矣華人之獲其利者曰天下一家也惟其害者曰戎狄豺狼也調停其說者曰此地氣之自西而東非人力所能為之推挽者也嗚呼豈非天哉

長江通商一欵外洋視為利藪以該商出口向以茶葉為大宗惟內江占立馬頭可以任意採購是以慕羶之趨絡繹相望予檢閱通商檔案當十一年春夏間有意大里國領事霍格照會薛撫內稱擬赴漢口察看通商情形茲申明該國向在上海設有領事官准其通商請照飭遵辦等因由薛撫据情咨會總理衙門准覆稱上海係沿海地方准令無約之國一體通商漢口係新設口岸兼係內江地方未便准無約各國一律均沾相應咨請駁斥可也查意大里係大西洋聲明文物之邦亦思在海口長江請行貿易利之于人甚矣哉

又按布路斯即普魯社之異音一名陂路斯一名布路西皆對音轉音也其來粵者張單鷹旗故粵人以其旗名之曰單鷹其都城曰比耳令即約內所稱比耳令京師者猶英之倫敦法之巴利也丹國即大尼其來粵者稱黃旗國之舊名曰丹麻爾故自稱丹國宋以前英人嘗為大尼侵并其後自立為

國遂與大尼為友邦二國南北比鄰相為姻婭亦必有之事非威妥瑪之託詞至單鷹黃旗等國在中興通商已久亦不自今日始也